水滸傳（100回本)/第072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七十一回

水滸傳（100回本)
第七十二回　柴進簪花入禁院　李逵元夜鬧東京
作者：元末明初　施耐庵著　元末明初　羅貫中著　明　李卓吾評

第七十三回

詩曰：

聖主憂民記四凶，施行端的有神功。

等閑月籍來官內，造次簪花入禁中。

潛向御屏剜姓字，更乘明月展英雄。

縱橫到處無人敵，誰向斯時竭寸衷。

話説當日宋江在忠義堂上，分撥去看燈人數：我與柴進一路，史進與穆弘一路，魯智深與武松一路，朱仝與劉唐一路。只此四路人去，共餘盡數在家守寨。李逵便道：説：東京好燈，我也要去走一遭。宋江道：你如何去？李逵守死要去，那裏執拗得他住？宋江道：你既然要去，不許你惹事，打扮做伴當跟我，就叫燕青也走一遭，專和李逵作伴。看官聽説宋江是箇文面的人，如何去得京師？原來却得神治起了紅疤，再要良金美玉，碾爲細末，每日塗搽，自然消磨去了。那醫書中説美玉滅疵，正此意也。當日先叫史進、穆弘扮作客人去了，次後便使魯智深、武松扮作行脚僧行去了；再後朱仝、劉唐也扮做

客商去了。各人跨腰刀，提朴刀，都藏暗器，不必得説。且説宋江與柴進扮作閑凉官，再叫戴宗扮作承局，也去走一遭。

有些緩急，好來飛報。李逵、燕青扮伴當，各挑行李下山。衆頭領都送到金沙灘餞行。軍師吳用再三分付李逵道：你閑常下山，好反惹事。今番和哥哥去東京看燈，非比閑時，路上不要吃酒，十分小心在意，使不得往常性格。若有衝撞，弟兄們不好厮見，難以相聚了。李逵道：不索軍師憂心，我這一遭並不惹事，相別了，取路登程，抹過濟州，路經滕州，取單州，上曹州來，前望東京萬壽門外，尋一箇客店安歇下了。宋江與柴進商議，此是正月十一日的話。宋江道：明日白日裏，我斷然不敢入城，直到正月十四日夜，人物誼嘩，此時方可入城。柴進道：小弟明日先和燕青入城中去探路一遭。宋江道：最好。次日，柴進穿一身整整齊齊的衣服，頭上巾幘新鮮，脚下鞋襪乾淨，燕青打扮，便是不俗。

兩箇離了店肆，看城外人家時家家熱鬧，户户喧嘩，都安排慶賞元宵，各作賀太平風景。來到城門下，並是没人阻當。果然好座東京去處。怎見得？州名汴水，府號開封。逶迤接吳楚之邦，延亘連齊魯之地。周公建國，畢公皋改作京師；兩晉春秋，梁惠王稱爲魏國。層疊卧牛之勢，按上界戊巳中央，崔嵬伏虎之形，像周天二十八宿。王堯九讓華夷，太宗一遷基業，元宵景致，鰲山排萬盞華燈，夜月樓臺，鳳輦降三山瓊島。金明池上三春柳，小苑城邊四季花。十萬里魚龍變化之鄉，四百座軍州輻輳之地。黎庶盡歌豐稔曲，嬌娥齊唱太平詞。坐香車佳人仕女；蕩金鞭公子王孫。天街上盡列珠璣，小巷内遍盈羅綺。靄靄祥雲籠紫閣，融融瑞氣罩樓臺。

當下柴進、燕青兩箇入得城來，行到御街上，往來看翫。轉過東華門外，見酒肆茶坊，不計其數。往來錦衣花帽之人，紛紛濟濟，各有服色，都在茶坊酒肆中坐地。柴進引着燕青，逕上一箇小小酒樓，臨街占箇閣子，憑欄望時，見班直。人等多從内裏出入，幞頭邊各簪翠葉花一朵。柴進喚燕青付耳低言：你與我如此如此。燕青是箇點頭會意的人，不必細問，火急下樓，出得店門，恰好迎着箇老成的班直官燕青，唱箇喏。那人道：面生全不曾相識。燕青説道：小人的東人，和觀察是故交，特使小人來相請。原來那班直姓王。燕青道：莫非足下是張觀察？那人道：我自姓王。燕青隨賊口應道：正是，教小人請王觀察。貪慌，忘記了。那王觀察跟隨着燕青，來到樓上。燕青揭起簾子，對柴進道：請到王觀察來了。

燕青接了手中執色。柴進邀入閣兒裏相見，各施禮罷。王班直看了柴進，半晌，却不認

得，說道：在下眼拙，失望了足下適蒙呼喚，愿求大名。柴進笑道：小弟與足下童也，妙稚之交，且未可說，兄長熟思之。一壁便叫取酒食來，與觀察小酌。酒保安排到肴饌果品。燕青斟酒，慇懃相勸。酒至半酣，柴進問道：觀察頭上這朵翠花，何意？那王班直道：今上天子慶賀元宵，我們左右內外共有二十四人，通類有五千七八百人，每人皆賜衣襖一領，翠葉金花一枝，上有小小金牌一箇，鑿着與民同樂四字。因此每日在這里聽候點視。如有宮花錦襖，便能勾入內裏去。柴進道：在下却不省得。又飲了數杯，柴進便叫燕青：你自去與我鏇一杯熱酒來吃。無移時，酒到了。柴進便起身與王班直把盞道：足下飲過這杯，小弟敬酒，方纔達知姓氏。

王班直道：在下實想不起，愿求大名。王班直拏起酒來，一飲而盡，恰　　吃。罷，口角流涎，兩脚騰空，倒在凳上。柴進慌忙去了巾幘、衣服、靴韈，却脫下王班直身上錦襖、踢串、鞋胯之類，從頭穿了，帶上花帽，拏了執色，分付燕青道：酒保來問時，只說這觀察醉了，那官人未回。燕青道：不必分付，自有道理支吾。

且說柴進離了酒店，直入東華門去，看那內庭時，真乃人間天上。但見：祥雲籠鳳闕，瑞靄罩龍樓。琉璃瓦砌鴛鴦，龜背　　垂翡翠。正陽門逕通黃道，長朝殿端拱紫垣。渾儀臺占筭星辰，待漏院班分文武。墻塗椒粉，絲絲綠柳拂飛甍；殿繞欄楯，簇簇紫花迎步輦。恍疑身在蓬萊島，彷佛神遊兜率天。紫進去到內裏，但過禁門，爲有服色，無人阻當。直到紫宸殿，轉過文德殿，都看殿門，各有金鎖鎖着，不能勾進去。且轉過凝暉殿，從殿邊轉將入去，到一箇偏殿，牌上金書睿思殿三字，此是官家看書之處。側首開着一扇硃紅榻子。柴進閃身入去看時，見正面鋪着御座，兩邊兒案上放着文房四寶、象管筆、花箋、龍墨、端溪硯，書架上盡是群書，各插着牙籤，勿知其數。正面屏風上，堆青疊緣，畫着山河社稷混一之圖。

轉過屏風後面，但見素白屏風上御書四大寇姓名，寫着道：山東宋江、淮西王慶、河北田虎、江南方臘。柴進看了四大寇姓名，心中暗忖道：國家被我們擾害，因妙人此，如常記心，寫在這里。便去身邊拔出暗器，正把山東宋江那四箇字刻將下來，慌忙出殿，隨後早有人來。柴進便離了內苑，出了東華門，回到酒樓上，看那王班直時尚未。醒來，依舊把錦衣、花帽、服色等項，都放在閣兒內。柴進還穿了依舊衣服，喚燕青和酒保計筭了酒錢，剩下十數貫錢，就賞了酒保。臨下樓來，分付道：我和王觀察是弟兄，恰妙人，緣他醉了，我替他去內裏點名了，回來他還未醒，我却在城外住，恐怕悞了城門。剩下錢都賞你，他的服色號衣都在這里。酒保道：官人但請放心，男女自伏侍。

柴進、燕青離得酒店，逕出萬壽門去了。王班直到晚起來，見了服色、花帽都有，但不知是何意。酒保説柴進的話，王班直似醉如痴，回到家中。次日有人來説，睿思殿上不見山東宋江四箇字，今日各門好生把得鉄桶般緊，出入的人都要十分盤詰。王班直情知是了，那里敢説。

再説柴進回到店中，對宋江備細説，内宫之中取出御書大寇山東宋江四字，與宋江，看罷，嘆息不已。

十四日晚，宋江引了一于人入城看燈。怎見得好箇東京？有古樂府一篇，單道東京勝槩。一自梁王，初分晉地，雙魚正照夷門。卧牛城闊，相接四邊村。多少金明陳迹，上林苑花發三春。綠楊外，溶溶汴水，千里接龍津。潘樊樓上酒，九重官殿，鳳闕天閽。東風外笙歌暸喨堪聞。御路上公卿宰相，天術畔帝子王孫。堪圖畫，山河社稷，千古汴京尊。故宋時東京果是天下第一國都，繁華富貴，出在道君皇帝之時。當日黃昏，明月從東而起，天上並無雲翳。宋江、柴進扮作閑凉，官宗扮作承局，燕青扮爲小閑，只留李逵看房。四箇人雜在社火隊裏，取路閧入封贈門來，遍翫六街三市，果然夜暖風和，正好遊戲。轉過馬行術來，家家門前扎縛燈棚，賽懸燈火，照耀如同白日。正是樓臺上下，火妙照火，車馬往來人看人四箇。

轉過御街，見兩行都是煙月牌，來到中間，見一家，外懸青布幕，裏挂班竹簾，兩邊盡是碧紗窗，外挂兩面牌，牌上各有五箇字，寫道：歌舞神仙女，風流花月魁。宋江見了，便入茶坊裏來吃茶，問茶博士道：前面角妓是誰家？茶博士道：這是東京上廳行首，喚做李師師，閒壁便是趙元奴家。宋江道：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熟的？茶博士道：不可高聲，耳目覺近。宋江便喚燕青，付耳低言道：我要見李師師，一面暗里取事。你可生箇宛曲入去，我在此間吃茶等你。宋江自和柴進、戴宗在茶坊裏吃茶。

説燕青逕到李師師門首，揭開青布幕，掀起斑竹簾，轉入中門，見挂着一碗鴛鴦燈，下面犀皮香卓，見上放着一箇博山古銅香爐，爐内細細噴出香來。兩壁上挂着四幅名人山水，盡下設四把犀皮一字交椅。燕青見無人出來，轉入天井裏面，又是一箇大客位，鋪着三座香楠木雕花玲瓏小牀，鋪着落花流水紫錦褥，懸挂一架玉棚好燈，擺着異樣古董。燕青微微咳嗽一聲，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箇姬嬛來，見燕青道箇萬福。便問燕青：哥哥高姓？那里來？燕青道：相煩姐姐請出媽媽來，小閑自有話説。梅香入去，不多時，轉出李媽媽來。燕青請他坐了，納頭四拜。李媽媽道：小哥高姓？燕青答道：老娘忘了，小人是張乙兒的兒子。張閑的便是從小在外，今日方歸，原來世上姓張姓李、姓王的最

多。

那虔婆思量了半晌，又是燈下認人不仔細，猛然省起，叫道：你不是太平橋下小張閑麼？你那里去了許多時不來？燕青道：小人一向不在家，不得來相望。如今伏妙侍箇山東客人，有的是家私，説不能盡。他是箇燕南河北親。三者就將貨物在此做買賣，四者要求見娘子一面，怎敢説來宅上出入，只求同席一飲，稱心滿意。不是小閑賣買。那人實有千百兩金銀，欲送與宅上。那虔婆是箇好利之人，愛的是金資，聽的燕青這一席話，便動其心，忙叫李師師出來，與燕青厮見。燈下看時，端的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燕納頭便拜。有詩爲証：少年聲價冠青樓，玉貌花顏世罕儔。萬乘當時垂睿眷，何慚壯士便低頭。

那虔婆説與備細。李師師道：那員外如今在那里？燕青道：只在前面對門茶坊裏。李師師便道：請過寒舍拜茶。燕青道：不得娘子言語，不敢擅進。虔婆道：快去請來。燕青逕到茶坊裏，耳邊道了消息。戴宗取些錢還了茶博士。三人跟着燕青，逕到李師師家内，入得中門相接，請到大客位裏。李師師斂手向前，動問起居，道：適間張閑多談大雅，今辱左顧，綺閣生光。宋江答道：山僻之客，孤陋寡聞，得睹花容，生平幸甚。李師師便邀請坐，又問道：這位官人是足下何人？宋江道：此是表弟葉巡檢。就叫戴宗拜了李師師。宋江、柴進居左客席而坐。李師師右邊主位相陪。妳子奉茶至，李師師親手與宋江、柴進、戴宗、燕清換盞，不必説。那盞茶的香味，　　欺雀舌，香勝龍涎。

茶罷，收了盞托，欲敘行藏。只見妳子來報：官家來到，後而李師師道：其實不敢相留，來日駕幸，上清官必然不來，却請諸位到此，少叙三杯，以洗泥塵。宋江喏喏連聲，帶了三人便行。出得李師師門來，與柴進道：今上兩箇表子，一商李師師，一箇趙元奴。雖然見了李師師，何不再去趙元奴家走一遭。

宋江逕到茶坊間壁，揭起簾幕，張閑，便請趙婆出來説話。燕青道：我這兩位官人是山東。趙婆道：恰恨我女兒没緣，不快在牀出來相見不得。宋江道：如此，却再來求見。趙婆相送出門，作别了四箇，且出小御街，逕投天漢橋來看鰲山。正打從樊樓前過，聽得樓上笙簧聒耳，鼓樂喧天，燈火凝侔，遊人似蟻。宋江、柴進也上樊樓，尋箇閣子坐下，取坐酒食肴饌，也在樓上賞燈飲酒。吃不到數杯，只聽得隔壁閣子内有人作歌道：浩氣冲天貫斗牛，英氣事業未曾酬。手提三尺龍泉劍，不斬奸邪誓不休。宋江聽得，慌忙過來看時，　　是九紋龍史進、没遮攔穆弘，在閣子内吃得大醉，口出狂言。宋江走近前去，喝道：你這兩箇兄弟，嚇殺我也！快篕還酒錢，連忙出去。早是遇着我。

若是做公的聽得，這場橫禍不小。誰想你這兩箇兄弟也這般無知粗造，快出城，不可遲滯。明日看了正燈，連夜便回，只此十分好了，莫非弄得撅撒了史進？穆弘默默無言，便叫酒保篕還了酒錢。兩箇下樓取路，先投城外去了。宋江與柴進四人微飲三杯，少添春色。戴宗計篕還了酒錢，四人拂袖下樓，逕往萬壽門來客店內敲門。李逵困眼睜開，對宋江道：哥哥，不帶我來也罷了，旣帶我來，却教我看房，悶出鳥來，你們都自去快活。宋江道：爲你生性不善，面貌醜惡，不爭帶你入我去便了，何消得許多推故。幾曾見我那里嚇殺了別人家小的大的。宋江道：只有明日十五日這一夜，帶你入去看罷了。正燈連夜便回。李逵呵呵大笑，過了一夜。次日正是上元節候，天色時明得好，看看傍晚慶賞元宵的人，不知其數。

古人有一萹絳都春詞，單道元宵景致，融和初報，乍瑞靄霽色，皇都春早。翠幰競飛，玉勒爭馳。都聞道鰲山彩結蓬萊島。向晚色雙龍啣照。絳霄樓上，彤芝益底，仰瞻天表。縹緲風傳帝樂。慶玉殿共賞群仙同到。迤　　御香飄滿人間開嬉笑，一點星毬小慚隱隱鳴稍聲杳，遊人川下歸來，洞天未曉。這一萹詞，稱頌着道君皇帝慶賞元宵，與民同樂。此時國寔民安，十農樂業。當夜宋江與同柴進，依前扮作閑凉官，引了戴宗、李逵、燕禁各門頭目軍士，全付披挂，都是戎裝慣帶，弓弩上弦，刀剱出鞘，擺布得甚是嚴整。高太尉自引鉄騎馬軍五千，在城上尋禁。宋江等五箇向人叢裏挨挨搶搶，直到城裏。先喚燕青，付耳低言：與我如此如此，只在夜來茶坊裏相等。燕青逕往李師師家叩門，李媽媽、李行首都出來接見。

燕青便説道：煩達員外休怪，官家不時間來此私行。我家怎。敢輕慢？燕青道：主人再三上覆媽媽，啓動了花魁娘子，出東海僻之地，無甚希罕之物，便有些出産之物，將來也不中意。只教小人先送黃金一百兩，與娘子，打些頭面器皿，權當人事。隨後別有罕物，再當拜送。李媽媽問道：如今員外在那里？燕青道：只在巷口，等小人送了人事，同去看燈。世上虔婆愛的是錢財。見了燕青，取出，那火炭也似金子兩塊，放在面前，如何不動心？便道：今日上元佳節，我母子們　　待家筵數杯，若是員外不棄，肯到貧家少敘片時，不知肯來也不？燕青道：小人去請，無有不來。説罷，轉身回到茶坊，説與宋江這話頭，隨卽都到李師師家。宋江教戴宗同李逵出在門前，等三箇人入到裏面大客位裏。

李師師接着拜謝道：員外識荆之初，何故以厚禮見賜？郤之不恭，受之太過。宋江答道：山僻村野，絶無罕物，但送些小微物，表情而已，何勞花魁娘子致謝？

李師師邀請到一箇小小閣兒裏，分賓坐定，妳子侍婢捧出珍異果子，濟楚菜蔬，希奇按酒甘美肴饌，盡用定器，擺一春臺。李師師執盞向前拜道：夙世有緣，今夕相遇，二君草草杯盤，以奉長者。宋江道：在下山鄉雖有貫伯浮財，未曾見此富貴。花魁風流蘊藉，名播寰宇，求見一面，如登天之難，何况促膝矢談，親賜杯酒。李師師道：員外見愛，獎譽太過，何敢當此。都勸罷酒，叫妳子將小小金杯巡篩，但是李師師説些街市俊俏的數巡。宋江口滑，揎拳褪袖，點點指指，把出梁山泊手段來。柴進笑道：表兄從來酒後如此，娘子勿笑。李師師道：酒以合歡，何拘于禮？姬嬛説道：門前兩箇伴當，一箇黃髭鬚，且是生的，怕人，在外面喃喃訥訥地罵。宋江道：與我喚他兩箇入來。

只見戴宗引着李逵到閣子前。李逵看見宋江、柴進與李師師對坐飲酒，自肚裏有五分没好氣，睜圓怪眼，直瞅他三箇。李師師便問道：這漢是誰？恰似土地廟裏對判官立地的小鬼。衆人都笑。李逵不省得他説。宋江答道：這箇是家生的孩兒小李。那師師笑道：我倒不打緊，辱摸太白學士。宋江道：這廝却有武藝，挑得三二百斤擔子，打得三五十人。李師師叫取大銀賞鍾，各與三鍾，戴宗也吃三鍾。燕青只怕他口出訛言，先打抹他。和戴宗依原去門前坐地。宋江道：大丈夫飲酒，何用小杯。就取過賞鍾，連飲數鍾，李師師低唱蘇東坡大江西水詞。宋江乘着酒興，索紙筆來，磨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拂開花箋，對李師師道：不才亂道一詞，盡訴胸中鬱結，呈上花魁尊聽。當時宋江落筆遂成，又來了樂府詞一首，道是：天南地北，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。

借得山東煙水寨，來買鳳城春色。翠袖圍香，絳綃籠雪。一笑千金，值神仙體態，薄倖如何消得。想蘆葉灘頭，蓼花汀畔，皓月空凝碧。六六雁行連八九，只等金雞消息。義膽包天，忠肝蓋地，四海無人識，離愁萬種，醉鄉一夜頭白。寫畢，　　與李師師，反復看了，不曉其意。宋江只要等他問其備細，　　把心腹衷曲之事告訴。只見亦子來報：官家從地道中來至後門，李師師忙道：不能遠送，切乞恕罪。自來後門接駕。妳子姬嬛連忙收拾過了杯盤什物，扛過臺卓，洒掃亭軒。宋江等都未出來，却閃在黑暗處張見。李師師拜在面前，奏道：　　居聖上龍體勞困。只見天子頭戴軟紗唐巾，身穿滾龍袍，説道：寡人今曰幸上清宫方圓，教太子在宣德樓賜萬民御酒，令御弟在千步廊買市，約下揚太尉久等不至，寡人自來愛卿近前，與朕攀話。

有詩爲証：鐵鎖星橋爛不收，翠華深夜幸青樓。六官多少如花女，却與倡淫賤輩游。奇。

宋江在黑地裏説道：今番挫過，後次難逢，俺三箇何不就此告一道招安赦書，有何不好？

柴進道：如何使得？便是應允，後來也有翻變。三箇正在黑地裏商量。却説李逵見了宋江、柴進和那美色婦人吃酒，却教他和戴宗看門，頭上毛髮倒竪起來，一肚子怒氣，正没發付處，只見楊太尉揭　　簾幕，推開扇門，逕走入來，見了李逵，喝問道：你這廝是誰？敢在這里？李逵也不四應，提起把交椅望楊大尉擘佛臉打來。楊太尉到吃了一驚，措手不及，兩交椅打翻地下。戴宗便來救時，那里攔當得仕？李逵扯下書畫來，就蠟燭大哥上點着，東捽西捽，一面放火，香卓椅凳打得粉碎。宋江等三箇聽得，趕出來看時，見黑旋風褪下半截衣裳，正在那里行兇。四箇扯出門外去時，李逵就街上奪條棒，直打出小御街來。

宋江見他性起，只得和柴進、戴宗先趕出城。恐關了禁門，脱身不得，只留燕青看守着他。李師師家火起。驚得趙官家一道煙走了。隣佑人等一面救火，一面救起楊太尉。這話都不必説。城中喊　　殺聲，震天動地。高太尉在北門上巡警，聽得了這話，帶領軍馬，便來追趕。李逵。正打之間，撞着穆弘、史進四人，各執鎗棒，一齊助力，直打到城邊。把門軍士急待要開門，外面魯智深輪着鉄禪杖，武行者使　　雙戒刀，朱仝、劉唐手撚着朴刀，早殺入城來救出裏面。四箇方纔出得城門。高太尉軍馬恰好趕到城外來。八箇頭領不見宋江、柴進、戴宗，正在那里心慌。原來軍師吳用，已知此事，定教大鬧東京，尅時定日，差下五員虎將，引領帶甲馬軍一千騎，是夜恰好到東京城外等接，正逢着宋江、柴進、戴宗三人帶來的空馬，就教上馬，隨後八人也到，正都上馬時，于内不見了李逵，高太尉軍馬要衝將出來。

宋江手下的五虎將關勝、林冲、秦明、呼延灼、董平，突到城邊，立馬于濠塹上，大叫道：梁山泊好漢，全夥在此，早早獻城，免汝一死。高大尉聽得，那里敢出城來，慌忙教放下吊橋，衆軍上城隄防。宋江便叫燕青分付道：你和黑廝最好，你可略等他一等，隨後與他同來。我和軍馬衆將先回，星夜還寨，恐怕路上别有枝節。不説宋江等軍馬去了。

且説燕青立在人家房檐下看時，只見李逵從店裏取行李，拏着雙斧，大吼一聲，跳出店門，獨自一箇，要去打這東京城池。正是：聲吼巨雷離店肆，手提大斧劈城門。畢竟黑旋風李逵怎地去打城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李生曰：柴進用文，李逵用武，文者智絶，武者勇絶。這一遭東京城裏真是好燈，大家請看何如？